

馮燕傳
劉無雙傳
吳保安傳

章臺柳傳
燕丹子傳
烏將軍記

韋自東傳





圖書集成

馬
通
志

卷
之
一

燕
丹
子
傳

孫星衍校

中
華
書
局

燕丹子傳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岱南閣叢
書問經堂叢書及平津館叢書
皆收有此書且皆孫星衍所校
輯岱南最先平津最後然後出
轉精故據平津本排印

燕丹子敘

燕丹子三篇。世無傳本。惟見永樂大典。紀相國胸。既錄入四庫書子部小說類存目中。乃以抄本見付。閱十數年。檢授家郎中馮翼。刊入問經堂叢書。及官安德。乃採唐宋傳注所引此書之文。因故章孝廉舊稿。與洪明經顧煊校訂譌舛。以篇爲卷。復唐宋志三卷之舊。重加刊刻云。燕丹子之著錄。始自隋經籍志。蓋本阮氏七錄。然裴駟注史記引劉向別錄云。督亢膏腴之地。司馬貞索隱引劉向云。丹。燕王憲之太子。則劉向七略有此書。不可以藝文志不載而疑其後出。藝文志法家有燕十事十篇。雜家有荆軻論五篇。据注言司馬相如等論荆軻事。則俱非燕丹子也。古之愛士者。率有傳書。由身沒之後。賓客紀錄遺事。報其知遇。如管晏呂氏春秋。皆不必其人自著。則此書題燕太子丹撰者。舊唐書之誣。亦不得以此疑其僞也。其書長于敘事。嫻于詞令。審是先秦古書。亦略與左氏國策相似。學在從橫小說兩家之間。且多古字古義。云太子劍袂。以劍爲斂也。畢事于前。國策作畢使。豈古文使。亦事字。見說文汗簡也。右手樞其胸。蓋借樞爲斂。說文。刺也。史記索隱引徐廣云。一作抗。抗又抗字之誤。說文。深擊也。史記及玉篇。樞。从手。誤矣。拔匕首擣之。說文以擣爲投。玉篇擣同擣。又作捷。古假借字也。國策。史記。取此爲文。削其烏白頭。馬生角。及乞聽琴聲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無且藥囊。足證此書作此史遷。劉向之前。或以爲後人割裂諸書。雜綴成之。未必然矣。章孝廉所輯。未及馬摠意林。又爲補證數條。此書宋時多有其本。考楓窓小錄云。余

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按其序亦空無故實。不知誰作。不復錄入此卷。自明中葉後遂以亡逸。故吳琯、程榮、胡文煥諸人刊叢書俱未及此。

嘉慶十一年正月望後四日。陽湖孫星衍撰于安德使署之平津館。

燕丹子卷上

賜進士及第山東等處督糧道兼管德常臨清倉事務加二級孫星衍校

燕太子丹質於秦。案燕字从藝文類聚水部鳥部引補意林引作丹者燕王喜之子身質于秦始皇之世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引劉向云丹燕王意之太子亦此書之文皆與今本異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求歸案求字从藝文類聚水部初學記天部引補秦王不聽謬言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許耳案許耳二字从史記刺客列傳索隱初學記天部引補丹仰天嘆烏卽白頭馬生角案今本作果烏白頭馬生角从藝文類聚鳥部初學記天部引改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爲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爲不發案藝文類聚水部引作丹過之無虞太平御覽皇親部人事部引與今本同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爲雞鳴衆雞皆鳴遂得逃歸案此段史記刺客列傳不載唯贊中言荆軻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又與此異深怨於秦案深字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故求欲復之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欲報之奉養勇士無所不至丹與其傅麴武書案今本作爲書與其傅鞠武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史記刺客列傳作鞠武索隱云鞠音麴正據此書以作音耳曰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國案丹字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補長於不毛之地案本作無毛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未嘗得覩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傳垂覽之案垂本作正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御覽引無傳字丹聞丈夫所恥恥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見劫

以虧其節也。案意林引作丈夫恥于受辱，貞女恥于節虧。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丈夫之道，節義廉恥，下二句又與今本同，疑有舛譌，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案避本作迴，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斯豈樂死而忘生哉。案豈本作其，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爲諸侯最。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諸侯最甚。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藏。案藏本作賊，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案貪字，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補。而信我辭，則一劍之任，可當百萬之師。案則字，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補。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面目於天下。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作天地死，懷恨於九泉。案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引恨下有入字，必令諸侯無以爲歎。案今本作指以爲笑，从太平御覽皇親部引改。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亦子大夫之恥也。案太平御覽皇親部引無子字，謹遺書顧熟思之。趙武報書曰：臣聞快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悁悁之恥，除久久之恨，此實臣所常糜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爲智者不冀僥倖以要功，明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成，然後舉身必安。而後行，故發無失舉之尤，動無蹉跌之媿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一劍之任，而欲望功臣以爲疏。臣願合從於楚，并勢於趙，連衡於韓魏，然後圖秦，秦可破也。案史記六國表燕太子丹質于秦，亡來歸，在始皇十五年，使荆軻刺秦王，在始皇二十年，秦滅韓，在始皇十八年，此言連衡於韓魏，當在韓未滅以前。且韓魏與秦外親內疏，若有倡兵，案有本作無，非。今改正。楚乃來應，韓魏必從，其勢可

見。今臣計從太子之恥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慮之。太子得書不說。召麴武而問之。武曰。臣以爲太子行臣言。則易水之北。永無秦憂。四鄰諸侯。必有求我者矣。太子曰。此引日縵縵。心不能須也。麴武曰。臣爲太子計熟矣。夫有秦疾。不如徐走。不如坐。今合楚趙。并韓魏。雖引歲月。其事必成。臣以爲良。太子睡臥不聽。案此段與史記刺客列傳所載文俱異。麴武曰。臣不能爲太子計。臣所知田光。其人深中有謀。案史記刺客列傳云。其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願令見太子。太子曰。敬諾。

燕丹子卷中

田光見太子。案太平御覽禮儀部引作先生見太子。字誤也。文選王文憲集序注與今本同。太子側階而迎。迎而再拜。案史記刺客列傳作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坐定。太子丹曰。傳不以蠻域而丹不肖。乃使先生來降弊邑。今燕國僻在北陲。比於蠻域。而先生不差之。丹得侍左右。親見玉顏。斯乃上世神靈保佑燕國。令先生設降辱焉。田光曰。結髮立身。以至於今。徒慕太子之高行。美太子之令名耳。太子將何以教之。太子膝行而前。涕淚橫流。曰。丹嘗質於秦。秦遇丹無禮。日夜焦心。思欲復之。論衆則秦多。計強則燕弱。欲曰合從。心復不能。常食不識位。寢不安席。縱令燕秦同日而亡。則爲死灰復燃。白骨更生。願先生圖之。田光曰。此國事也。請得思之。於是舍光上館。太子三時進食。存問不絕。如是三月。案此段史記刺客列傳不載。太子怪其無說。就光辟左右問曰。先生既垂哀恤。許惠嘉謀。側身傾聽。三月於斯。先生豈有意歟。田光曰。微太子固將竭之。臣聞駉驥之少力。輕千里。及其罷朽。不能取道。案史記刺客列傳作臣聞駉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駉馬先之。太子聞臣時已老矣。欲爲太子良謀。則太子不能。欲奮筋力。則臣不能。然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案意林。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光知荊軻者神勇也。怒而不變。史記刺客列傳正義引與今本同。爲人博聞強記。體烈骨壯。不拘小節。欲立大功。嘗家於衛。脫

賢大夫之急。十有餘人。其餘庸庸不可稱。太子欲圖事。非此人莫可。太子下席再拜曰。若因先生之靈。得交於荆君。則燕國社稷。長爲不滅。唯先生成之。田光遂行。太子自送。執光手曰。燕國事。願勿洩之。光笑曰。諾。遂見荆軻曰。光不自度不肖。達足下於太子。夫燕太子。眞天下之士也。傾心於足下。願足下勿疑焉。荆軻曰。有鄙志。常謂心向意。投身不顧。情有異。一毛不拔。案今本作心合意等。沒身不顧。情有乖異。一毛不拔。从北堂書鈔政術部引。改今先生令交於太子。敬諾不違。田光謂荆軻曰。蓋聞士不爲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時。言此國事。願勿洩。此疑光也。是疑而生於世。光所羞也。向軻吞舌而死。案史記刺客列傳作自刎而死。軻遂之燕。

燕丹子卷下

荆軻之燕。太子自御。處左軻。援綬。不讓自坐定。賓客滿坐。軻言曰。田光俊揚太子仁愛之風。說太子不世之器。高行厲天。美聲盈耳。案意林引作謂太子曰。光揣太子高行厲天。美聲盈耳。軻出衛郡。望燕路。歷險不以爲勤。望遠不以爲退。案意林引無兩爲字。今太子禮之以舊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復讓者。十信於知己也。案意林引作信知己故也。太子曰。田先生今無恙乎。案今字从藝文類聚人事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補。軻曰。光臨送軻之時。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無臨字。與藝文類聚所引不同。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見信。案恥下以字。从藝文類聚人事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補。向軻吞舌而死矣。案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引無矣字。太子驚愕失色。歔歔飲淚曰。丹所以戒先生。豈疑先生哉。今先生自殺。亦令丹自羞於世矣。茫然良久。不怡。氏曰。太子置酒請軻。案氏疑晉晉之譌。太子二字。从太平御覽禮儀部引補。酒酣。太子起爲壽。夏扶前曰。聞士無鄉曲之舉。則未可與論行。案文選謝康樂過始寧墅詩。陸士衡答賈長淵詩。注引夏扶下。皆無前字。士上皆無聞字。馬無服輿之傳。則未可與決良。案決本作稱。从文選西征賦注引。改今荆君遠至。將何以教太子。欲微感之。軻曰。士有越世之行者。不必合於鄉曲。馬有千里之期者。何必出於服輿。昔呂望營居釣之時。天下之賤丈夫也。其遇文王。則爲周師。騏驥之在羣車。駕之下也。及遇伯樂。則有千里之功。如此。在鄉曲而後發美。驅輿而後別良哉。夏扶問荆軻。

案文選景福殿賦靈光殿賦注引皆作夏扶。謂荆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將令燕繼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案兩令字，从文選景福殿賦靈光殿賦注引補于君何如也。案也字，从文選景福殿賦靈光殿賦注引改坐皆稱善，竟酒無能屈太子，甚喜，自以得軻。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書注：太平御覽蟲豸部引皆作太子自喜得荆軻，永無秦憂。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而觀。案今本池下有水字，从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蟲豸部引刪軻拾瓦投龍。案龍字，史記刺客列傳案隱引作龜。太平寰宇記易州下引九州要記云：荆軻城，北臨濡水，即軻以金圖投龜處。所見本亦作龜。太平御覽人事部蟲豸部引作龜。太子令人奉槃金。案今本作捧盤金。从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初學記天部史記刺客列傳案隱引作太子捧金瓦進之。軻用抵，抵蓋復進。案抵本作投。从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後復共乘千里馬。軻曰：聞千里馬肝美。案今本作馬肝甚美。从史記刺客列傳案隱：太平御覽人事部獸部引改太子即殺馬進肝，暨樊將軍得罪於秦，秦求之急，乃來歸太子。太子爲置酒華陽之臺。案爲字，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補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案史記刺客列傳案隱引能下有鼓字。軻曰：好手琴者。太子即進之。軻曰：但愛其手耳。太子即斷其手，盛以玉槃奉之。案今本作太子斷手。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兩引改史記刺客列傳案隱引作斷以玉槃盛之。太子常與軻同案而食，同牀而寢。案史記刺客列傳云：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其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悉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案隱

卽引此段爲證。後日軻從容曰。軻侍太子三年於斯矣。而太子遇軻甚厚。黃金投體。千里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槃。凡庸人當之。猶尙樂出尺寸之長。當犬馬之用。今軻常侍君子之側。聞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案今本作死有輕於鴻毛。義有重於泰山。又問字作聞。从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注。陸士衡挽歌注引改。太子幸教之。太子劍決正色而言曰。丹嘗遊秦。秦遇丹不道。丹恥與俱生。今荆君不以丹不肖。降辱小國。今丹以社稷干長者。不知所謂。軻曰。今天下疆國莫彊於秦。今太子力不能威諸侯。諸侯未肯爲太子用也。太子率燕國之衆而當之。猶使羊將狼。使狼追虎耳。案意林引作太子若以燕當秦。猶以羊捕狼。太子曰。丹之憂計久不知安出。軻曰。樊於期得罪於秦。秦求之急。又督亢之地。秦所貪也。今得樊於期首。督亢地圖。則事可成也。太子曰。若事可成。舉燕國而獻之。丹甘心焉。樊將軍以窮歸我。而丹賣之。心不忍也。案忍本作誓。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軻默然不應。居五月。太子恐軻悔。見軻曰。今秦已破趙國。兵臨燕。事已迫急。雖欲足下計安施之。今欲先遣武陽何如。軻怒曰。何太子所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軻所以未行者。待吾客耳。於是軻潛見案意林引作乃請樊於期曰。聞將軍得罪於秦。案意林引無聞字。父母妻子皆見焚燒。求將軍邑萬戶。金千斤。軻爲將軍痛之。案軻本作實。从意林引改。今有一言。除將軍之辱。解燕國之恥。將軍豈有意乎。於期曰。常念之日夜飲淚。不知所出。荆君幸教。願聞命矣。軻曰。今願得將軍之首。案今願二字从意林引補。與燕督亢地圖進之。秦王必喜。喜必見軻。案今本無進之二字。又作秦必喜喜而見軻。从意林引改。軻因左手把其袖。案因本作將。从意林引改。

右手楷其胸。數以負燕之罪。責以將軍之讐。案讐本作銜。从意林引改。而燕國見陵雪。將軍積忿之怒除矣。於期起。捫腕執刀曰。是於期日夜所欲。而今聞命矣。於是自剄。案剄本作刎。从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頭墜背後。兩目不瞑。太子聞之。自駕馳往。伏於期屍而哭。悲不自勝。良久。無奈何。案何本作軻。史記刺客列傳云。既已不可奈何。更正。遂函盛於期首。與燕督亢地圖以獻秦。案今本無燕字。圖下又無以獻秦三字。从意林引補。武陽爲副。荆軻入秦。不擇日而發。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案意林引作太子賓客皆素衣服送之。於易水之上。案之字。从太平御覽地部樂部引補。荆軻起爲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意和之。案北堂書鈔樂部事類賦樂部注引。皆作高漸離擊筑和之。意林御覽樂部引與今本同。爲壯聲。則髮怒衝冠。爲哀聲。則士皆流涕。案今本作爲壯聲。皆淚流。从初學記天部。意林引補。北堂書鈔樂部引作爲壯聲。髮皆衝冠。二人皆升車。終已不顧也。案二句。从意林引補。二子行過。夏扶當車前。頸頸以送。二子行過陽翟。軻買肉爭輕重。屠者辱之。案者字。从北堂書鈔酒食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引補。武陽欲擊軻止之。案此段。史記刺客列傳不載。西入秦。至咸陽。因中庶子蒙白曰。案因本作國字之譌也。史記刺客列傳作蒙嘉。漢書鄒陽傳云。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與此書合。燕太子丹畏大王之威。今奉樊於期首。與督亢地圖。願爲北蕃臣妾。秦王喜。百官陪位。陛戟數百。見燕使者。案意林引作陛戟見荆軻。文選別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皆與今本同。軻奉於期首。武陽奉地圖。案意林引作軻奉樊於期首。樊并

地圖以次進。鐘鼓竝發。案鼓本作鑿。从文選江文通別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改。羣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兩足不能相過。面如死灰色。秦王怪之。軻顧武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見天子。案今本作軻。見請曰。此北鄙小子。希觀天闕。从意林引改。願陛下少假借之。使得畢事於前。案今本作願。大王少假令得畢辭。从意林引改。秦王曰。軻起督亢圖進之。案今本作秦王謂軻曰。取圖來進。从意林引改。秦王發圖。案四字。从意林引補。圖窮而匕首出。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檣其背。案藝文類聚布帛部引檣作礮。兩手字。从意林北堂書鈔衣冠部引補。數之曰。足下負燕日久。貪暴海內。不知厭足。於期無罪。而夷其族。軻將案下疑脫爲字。海內報讐。今燕王母病。與軻促期。從吾計則生。案則本作卽。又重一生字。从意林引改。不從則死。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案今本無兩琴字。从意林史記刺客列傳正義引補。太平御覽兵部樂部章服部引皆與今本同。羅縠單衣。可製而絕。案製。北堂書鈔衣冠部。太平御覽兵部引作裂。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案意林引作繞。可負而拔。軻不解音。案解本作曉。从意林引改。秦王從琴聲。負劍拔之。案今本作秦王從言。無下四字。从意林引改。於是奮袖超屏風而走。案今本上四字。作擊之絕。屏風下有負劍二字。从史記刺客列傳正義。太平御覽兵部引改。此段史記刺客列傳不載。軻拔匕首擲之。案隨本作摘。文選盧子諒覽古詩注引作擲。太平御覽兵部引作擲。決秦王耳。入銅柱。火出。然秦王還斷軻兩手。軻因倚柱而笑。箕踞而罵。案今本作軻偃。从意林引補曰。吾坐輕易爲豎子所欺。燕國之不報我事之不立哉。案意林引作吾爲豎子所欺。事不濟也。太平御覽服